

老舍幽默文集

方戌
插图

老舍幽默文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长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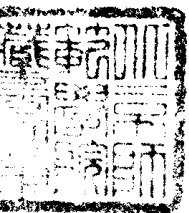
方成
插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94792

894792



老舍幽默文集

责任编辑：高 彬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41,000 印张：9.375 印数：1——26,000

统一书号：10109·1508 定价：(平装) 0.79元 (简装精装) 0.86元

《老舍幽默文集》序

老舍夫人胡絮青大嫂嘱咐我为《老舍幽默文集》写序，信上说“你写这篇序是再合适不过的。”我感到荣幸，也有点迟疑；但又觉得并非全出于大嫂对我的错爱。

回顾在三十年代，我对文坛流行的幽默风是很不以为然的。那时看问题容易偏激，总以为幽默是英国绅士醉饱之余的玩艺儿，相信鲁迅说的“把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的话，认定讽刺好，幽默不合当时国情。我曾写信作文跟人争辩，说得理直气壮。其实幽默与讽刺，往往很难区分；我对鲁迅那个警句的理解也不免简单化，随着岁月和阅历的增长，我知道看事不能从概念出发：幽默也有不同的内容，讽刺也有不同的观点，情况变化无定，笼统地看是不对的。话虽这么说，我对老舍的幽默文完全改变了看法，却是在认识到他的为人以后的事。

从八年抗战直到解放以后，我是老舍很亲密的之中的一个。尤其在重庆的一段时期，我们同

作“涸辙之鲋”常常一处同吃，同住、同工作、同游散，无话不谈。老舍比我大九岁，资历方面也是我的前辈。我本来称呼他“老舍先生”，他多次反对，说：“这不行，多生分！”他要我叫他“舍予兄”。他写给我的诗，有“有客知心同骨肉，无钱买酒卖文章”之句。老舍于公于私无不肺腑相见，一秉至诚。从长期的过从交往中，我看到他大义凛然，尽其在我的风采；我看到他刻苦自励，勤奋不懈的作派；我看到他推己及人，润物无声的心肠；他是非常可敬，非常可亲的；他也许还有些弱点或缺点，但在我的私心里，却因此愈觉得他的可爱。

我们常说“文如其人”，西方也有“人格即风格”的话。这恐怕是至理名言。我确乎是从认识他的为人才真正认识他的文章的。那么，就在本文的题目内，谈一点我所知道的老舍的为人罢。

我第一次见到老舍，是一九三三年寒假在燕园郑振铎师家里；他从济南回北京探亲，郑先生请他吃饭。席上谈到他的力作《大明湖》在“一二八”沪战中毁掉，也谈到他的《赵子曰》等几部早期作品。他说：“《大明湖》象样一点，那一些只是抱着幽默死啃！”他说得那么坦率，我们都笑了。主人为他的损失表示痛惜和歉意，他笑着说：“国

难嘛。我想说《大明湖》比咱中国还值钱，可谁相信！”我们不由得又笑了。他走了以后，郑先生说：

“老舍非常之有趣。”我们谁都感到那是一种难言的苦趣。这坦率和苦趣，留给我对他本人的第一次印象，平日从他的文章里好像还没有这么鲜明地感觉到过。

一九三七年冬，老舍提一只小提箱，独自一人到了武汉。他把温暖的家庭丢在快要沦陷的济南；三个孩子，大的四岁，小的不满百天；夫人也是文弱有病的。我们在冯（玉祥）先生处工作的人刚从那里撤退出来，亲眼看见车站挤得水泄不通，车顶上也扒满了人，哭声枪声一片鼎沸，沿途的兵荒马乱更难尽述。替老舍设身处地一想，他的弃家独行，毅然决然，特别教人感动。记得冯先生随手题诗道：

“老舍先生到武汉，
提只提箱赴国难；
妻子儿女全不顾，
蹈汤赴火为抗战！”

老舍先生不顾家，
提个小箱子撑中华，
满腔热血有如此，
全民团结笔生花！”

这首冯体“丘八诗”很可能没有流传，它无意中写出了老舍为人或思想的一个精要之点。由此，冯先生把老舍从他的友人家里请到武昌千家街福音堂他的办事处来住。接着筹备和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他应邀参加，并被推举为主持人。他说：“我是个老几？我不能主持。”最后他顶着个总务组长的名衔，大小会务实际都由他负责。从此直到抗战胜利，他担当了多少艰难的工作，写了多少有影响的作品、文章啊！

这里我举几件平常事以见一斑：

关于文协经费，掌权的有关机构原是批准了数目的。可是到时候却领不到手；他们眼见文协装不进自己的荷包，经费就不认帐了。老舍几经当面交涉，还是一文不给。他只得各方托钵告贷，勉强应付会址和云集而来的会员们食宿招待费用。这还是三八年武汉团结局面被称为最好时候的事。后来到了重庆，“摩擦”表面化，当权的方面对文协也剑拔弩张了。首当其冲的当然也是老舍。一次有个头头召见他，说：“我很知道你，你是无所谓。可你要提防被人利用。”老舍说，“你既知道我，很感激。但我怎么就无所谓？我是中国人，我爱国，我要抗战。全中国老百姓都要抗战！我被谁利用？我只知道老百姓，我只知道抗战。

这没错！我看你也应该叫老百姓利用利用。”这回的官司就这么不了了之。

老舍主持文协，坚持全民抗战的统战精神，对文艺界朋友不分彼此，一视同仁。若说有个标准，那还是老舍自己说的，谁抗战，谁就好；谁为害抗战，谁就不好。在国共之间，“我是有个权衡的：共产党的话，就是老百姓的话；国民党老爷们总不干好事，这回抗战，我算试出来了。我当然听老百姓的，只怕懂得太少，做得不好！”

老舍对文艺界朋友无不一见如故，亲如弟兄。“我拿的稿费比你的多，这次你让我付帐。”他喜欢拉朋友下小饭馆喝一杯，总是这么说。他也关心到年轻朋友的私生活。说谁被邀到谁的套间里去住了，“这是否妥当？该不该提醒一下？”

在重庆，有个朋友染上某种嗜好，行为不大检点，一次顺手牵羊拿了老舍客人的大衣和呢帽溜走了，想到当铺押钱去过瘾。老舍很敏感，追到街上，塞一张五元票子给那朋友，夺过他手里的衣帽，捶了他一下肩膀：“咳，真没法说你！”

老舍可也不是滥好人。有个常见面的家伙送来一篇小文，要登《抗战文艺》，文里吞吞吐吐造了些谣言，对团结抗战下了些毒。老舍不止一次接到这种稿子，也知道他有来头，说：“这稿子不能用。”此人说：“我靠这个买米吃。”老舍气得手

抖，掏出五元摔在桌上，说：“你拿了去！”此人拿了钱就走。老舍说：“真无耻！”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老舍骂人。

必须说，老舍向来埋头教书、埋头写作，不善于从事政治性社会活动的。他对文协工作充满热情和信心这跟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大力支持分不开，这里面，周恩来同志即后来我们的总理的卓识远见是主要的力量。据我所知，当初文协在筹备中，总理就说，“要老舍来主持，别人都不如他合适。”这个建议不只考虑了“天时”，也考虑了“人和”。抗战八年的工作证明，有这个文协，就得有这个“总务组长”，不是他，文协运转不起来，很难办成什么事。文艺界朋友绝大多数拥护他，爱戴他。总理同老舍接触是经常的事，也经常同党内外的人谈文协的工作。老舍和我同住歌乐山和陈家桥的时候，总理多次来找老舍和我们闲谈，有时邓大姐也同来。老舍对总理衷心敬仰，他说：

“这就是共产党；没有别的，就是大公无私，为国、为民！对每个人都热情关注，目光四射！”他在总理跟前什么话都说，有时问东问西，象个小孩子；连他手头正写的作品遇到问题也提出来请教，总理也就现身说法，谈自己的意见。在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上，有机会他也找总理谈。在重庆曾家岩、北京颐年堂、紫光阁，我曾不止一

次听过那种无拘无束的谈论。解放后，他只剧本就写了几十个，那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老舍写得多，在文艺界可称独一无二。他什么都写，除诗歌、小说、剧本而外，从数来宝、时调、大鼓书以至拉洋片、坠子、相声、戏曲、无所不写。他努力学习、刻苦操作，不厌其烦的求教，一次次的修改。他不止学唱，也亲自扮演。我们都见过老舍随手系一块手帕在头上，演双簧说相声。别人笑，他可不笑。

我所看见的老舍，每天都写，有空就写。一天没有动笔，他就郁抑不快：“这不行，今天没出活儿！”不要以为老舍写作总是轻松愉快的。他体弱有病，和我说过：“我是吃杂粮米糊糊长大的。我有胃下垂的老毛病。”他把写作当件苦役来做。他常常一边写，一边苦思苦想。桌上摊开纸笔，床上或凳上摊一付三十二张的骨牌。写不出，就放下笔，拿起骨牌“淘井”，或“过关斩将，”但又不安心，推开骨牌又去写。有时握着笔，哼呀哼，点头使劲；于是摸摸脑勺，又去弄骨牌。他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度勉强，每每使写作变成苦刑。勉强得几句，绝对不是由笔中流出来的，而是硬把文字堆砌在一处。这些堆砌起来的破砖烂瓦是没法修改的。最好的办法是把纸撕掉另写。”“我

知道它不好，可是没法不厚颜去发表。”“假若社会还需要文艺，大家就须把文艺作家看成个非吃饭喝茶不可的动物！”这是他解放前的肺腑之言，真是字字看来都是血。

在歌乐山我同他到附近磁器口山上一处磁器作坊去玩。我们看见磁器工人在轮盘上面制作窑坯，还有在窑坯上画画写字的，都是一个个、一笔笔、千篇一律，动作简单飞快，争分夺秒。问到工钱，制一托（二十个）三分，画一托二分。我们不禁慨叹：“看看，这才叫工作。一天到晚，一年到头，他们就这么辛苦单调地干，为千家万户供应生活必需品，也不落个款，署个名，就这么不言不语，挣这么点钱养家活口”我们也想到社会不公平，但更多是为工人的劳动态度所感动。老舍行动说话都十分收敛；叮嘱说：“可别耽误了他们！我忽然想起他常说的“出活儿”的话，好象对他的为人又有了深一层的了解。

但是，老舍斤斤计较自己出不出“活儿”，难道只是为了挣饭吃吗？实际又并非如此。他辛勤写作，尤其小说剧本以外的文章，如一些幽默文，都是为供应各种报刊的索稿。“不写一点，人家刊物拿什么付排？”“办个刊物可不易。要满足他们不同的需要，这是责任！”“大团结嘛，不能顾此失彼！没稿子，人家可为难呢。”

老舍为人随和，交游广阔。与人相处，毫无成见偏见，量能大度包容。他跟任何初识与隔行的人往来，都能娓娓而谈，越谈越亲密，终日往倦。他同许多戏曲、说唱艺人结交，例如山药旦、董连枝等。他曾带我到他们家赴约，看到他们全家大小对他的那个亲热劲儿，简直教我难于想象。后来在北京，东来顺、萃华楼，许多饭馆的厨师和服务员，都是他的熟朋友，见面亲如家人，这是我们亲见的。

老舍看人是高度现实主义的。他认为世界上没有尽美尽善的东西。现实生活也不能十全十美。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有理想与愿望，才有活动与奋斗的意义。他甚至十分欣赏所谓“缺陷美”，认为可爱的东西往往是有些缺陷的。

由此可以论及他对幽默的看法。他经常注意和研究人们的“心态”。他好象认为，小生产者社会的落后面是客观存在的，这也包括他自己在内。“我是个老几？”意谓自己也不高明。别人有那个弱点，我有这个缺点，根深蒂固，很难补正。在心态上，他确是抱着同情阅人阅世的。这就是他的幽默感的来由。他跟我讨论，说：“讽刺当然好，但要看得比别人高，比别人远，比别人透。我有时也有讽刺，但不多，也不够辛辣，那对象往往

也包括我自己。我也是个芸芸众生，和别人一样，别人有的，我也有，我只能同情地看待，莞尔一笑，不痛不痒。”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曾多次讨论与争辩，我并没有完全接受他的主张与观点，可是在理解上比过去丰富得多，明确得多。

确实，老舍的幽默往往挖苦或嘲弄自己，如前面所述他给我第一次印象的坦率与苦趣。但这也不能认真或看死。他有一篇写关于我的小说，说他常带着几个酸得不能进嘴的桃子给我家小孩，骗一顿饭吃。实际是，他每次来我家，因熟知当时我们手头困难，又多病，他多是买了丰富的肉、菜带了来，让我们全家趁此打一次“牙祭”。这就是老舍的幽默。他在文章里每谈及文协缺少经费，说文艺界朋友不顾手头拮据都自掏腰包。这也同样不能认真看死。

老舍熟悉民间事物，对传统文化有渊博的知识。朋友们闲坐，总要老舍说个笑话。这是最受欢迎的节目。我听过老舍无数的笑话，素的、荤的，可以说多是精采不俗的。有一次，他谈了如下一个笑话：

有一个乡下人进北京城，口渴了，想喝口水。看到浴堂挂着“清水池堂”的牌子。他认识水字，以为这是卖水的，掏出个大子儿往柜台上一拍：“来一碗！”掌柜的嫌他冒昧，真叫堂

馆留了一碗给他。他喝了，抹抹嘴就走，半路发现烟袋丢在柜上忘了拿，赶紧跑回去，掌柜的怎会看得上他的烟袋？当然还了他：“小心，不要再丢了。”他想，城里人不老实，可对我这么好，心里感激，对掌柜的说：“你对我这么好，我也有句要紧的话告诉你：你这水要快卖，有点儿馊了。”

老舍对我说：“你会分析，你看这个笑话怎么样？”这是个民间（小市民）嘲笑乡下人的笑话。《笑林广记》除了嘲笑人身缺陷的，最多的就是这类笑话。从最古的《笑林》就如此。但老舍谈的这个，却有所不同。他本意也是嘲笑乡下人，可我们听了，反而觉得那掌柜的可鄙可恶，而对那乡下人的诚朴，我们不能不肃然起敬。老舍说：“不是常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世界观的矛盾？这不是一个好例子？”是老舍说的笑话，也就带有老舍的风格。

在重庆最无聊的是空袭中躲防空洞的时候。常常进了洞就出不来，久久闷坐着，无以自遣。后来我们就拿文艺界的人名拼凑诗句。一次，老舍把膝头一拍，对我说：“大雨洗星海！看这一句有多雄阔！有本领，你对！”我对上句：“长虹穆木天；”他也说不差。一次我说：“你听这一句：“梅雨周而复。”他想了想拍手说：“蒲风叶以群！多棒！”

这两联，以后凑成两首五律，并加上了标题：

也颇徐仲年，火雪明田间。大雨洗星海，
长虹穆木天；佩弦卢霁野，振铎欧阳山。王语
今空了，绀弩黄药眠。 忆昔

望道郭源新，卢焚苏雪林。烽白朗霁野，
山草明霞林；梅雨周而复，蒲风叶以群。素园
陈瘦竹，老舍谢冰心。 野望

这种人名诗，老舍不认为只是无聊消遣，说这也体现着文艺界大团结，彼此不存畛域的意思；又添了许多首加上《与抗战有关》的总题目，送到《新蜀报副刊》发表出来。

老舍很讲究词句的调遣和语言的技巧。他喜欢作旧体诗，作的很多，兴来落笔，讲究工稳，讲究意境。得一佳句，就自我欣赏，拍桌叫好；可别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斟酌一下，往往从善如流，毫不固执。他常说，“入声字我老搞不清，你替我看看。”他写了作品，也喜欢拉人听他读几段，征求意见，而后修改。

我受他这方面的激励，一九四四年他创作二十周年纪念，我凑了一首七言律的人名诗对他祝贺，他瞪了我一眼，认为不但工巧，而且有章法，有内容，真象那么回子事，表示欣赏。在天官府小会上，郭老把它朗诵了出来，原诗如下：

戴望舒老向文炳，凡海十方杨振声。

碧野长虹方玮德，青崖火雪明辉英，
高歌曹聚仁薰宇，小默齐同金满城。
子展洪深高植地，寿昌滕固蒋山青。

关于老舍的为人，在这里，只能拉杂谈这样一些。目的是想对他的文章有所参考说明。抱憾的是，老舍的写作有发展，我对它的认识也有个过程；以上我只是笼而统之的谈，如一座大山，我管窥了一丘一壑，对全貌可能有歪曲失当的地方，敢以敬呈黎青大嫂和本集读者，尚祈不吝教正。

吴组湘

一九八二年，六月五日，北大朗润园。

D4415

目 录

祭子路岳母文	(1)
一天	(3)
昼寝的风潮	(11)
当幽默变成油抹	(13)
不远千里而来	(19)
吃莲花的	(29)
买彩票	(32)
有声电影	(36)
科学救命	(41)
特大的新年	(44)
讨论	(47)
新年的二重性格	(51)
自传难写	(54)
一九三四年计划	(57)
记懒人	(60)
问之展	(67)
新年醉话	(77)
写信	(80)
辞工	(82)